

中学语文教材研究文选

旧作新辑

第一辑



教学通讯

增刊



说 明

这里辑录的，都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发表于杂志、丛书上的一些作品，大多是当时著名学者、作家对中学语文教材的分析。这些文章，当时对中学语文教学和青年自学起到过指导作用，今天对中学语文教学和青年自学依然能起到指导作用。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大多数单位图书资料不足，这些旧作不易收全。因此，我们把它们重新辑录成册，以飨读者。

本书第一辑由肖士梅 张文礼辑录 第二辑由史桥辑录。

教 学 通 讯 编 辑 部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药》.....	冯雪峰 (1)
说《药》.....	川 岛 (7)
“一件小事”里的重大意义.....	魏金枝 (17)
关于《一件小事》的一点看法.....	冯雪峰 (21)
谈《故乡》里的几个问题	
——答一位教师.....	李霁野 (27)
《故乡》的结构.....	马南华 (31)
《社戏》.....	严家炎 (38)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艺术特色.....	何家槐 (45)
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看鲁迅初期杂	
文的思想特色.....	细 言 (50)
《白杨礼赞》讲解.....	向锦江 (61)
略谈《白杨礼赞》的艺术特色.....	何家槐 (71)
朴实的散文 动人的故事	
——谈唐弢同志的《同志的信任》.....	王永生 (74)
谈谈秦牧的一篇散文《古战场春晓》.....	刘绶松 (81)

诗经二篇.....任访秋 (85)

关于诗经《伐檀》篇和乐府《孔雀东南飞》

的一些问题.....余冠英 (96)

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欣赏.....刘国正 (99)

略谈韩愈的《师说》.....王运熙 (105)

略谈苏轼的《念奴娇》.....詹安泰 (112)

谈辛词.....李长之 (119)

《永遇乐》试析.....付东华 (128)

就《观巴黎油画记》和《核舟记》谈一些叙述

和描写的方法.....振甫 (130)

海涅的《西利西亚纺织工人》.....冯至 (136)

海涅的《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郑启愚 (141)

高尔基《海燕》的主要内容和时代背景.....林陵 (144)

《药》

冯雪峰

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在鲁迅的作品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最著名的《阿Q正传》，它的人物和题材的时代背景就是辛亥革命时代；同时在《阿Q正传》中对于辛亥革命还有十分深刻和尖锐的批评。在不少篇的杂文和散文中，鲁迅都曾经回忆、谈论和批评到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时代。这篇《药》，也是描写辛亥革命时代的作品；从它所处理的题材和人物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说，则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在戊戌政变后，辛亥革命前的期间，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秋瑾烈士被杀害（一九〇七年）的那个时候。

但是，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在根本上有所改变。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自然是一次很重要的革命，因为它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请看毛主席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六三七——六三八页）。它是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而且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还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即民主革命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势力，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以后，统治中国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就是说，在革命以后，并未实现真正独立和真正民主的政治，而是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等相结合的黑暗统治；国家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社会

上，笼罩着的仍然是封建的黑暗势力；劳动人民仍然在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处在穷困的落后的状态里；人民的觉醒程度，自然也还是十分低下的。这样，黑暗的统治既没有根本的改变，则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困苦的落后的状态，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也不可能有基本上的改变。事实上，社会的封建势力是只有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改变和消灭的，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也只有革命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逐步地提高；因此，这种情况就一直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才从根本上开始有逐步的改变，即在有共产党深入群众领导彻底的人民民主革命以后，人民的觉醒程度才在一次一次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地和迅速地提高起来，社会也跟着有些进步。例如到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期间，人民的物质生活自然还是同样的穷苦，但觉醒的程度已经有基本上的改变，社会中民主革命势力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也空前地尖锐起来了。总之，像上面所说的《药》中所写的社会环境，是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到五四运动初期的真实情形，而并非只是一九〇七年那一年或那几年的情形。

这就是《药》所写的人物和事情的时代背景。

现在再去看它的内容。我们读了就可以知道，它所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前一个革命者在牺牲时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当时社会的黑暗势力以及人民群众还很落后的状况。

我们在前面特别提到了一九〇七年，又提到了秋瑾，这是因为我们从作品中可以判断，也可以从别的材料来证明，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是以秋瑾被杀害的事件及其在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反应，来作为他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描写的根据的。作品中的夏瑜，是秋瑾的化身；秋瑾在一九〇七年就义于绍兴古轩亭

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这篇作品并没有怎样描写秋瑾的事迹。我们是在作者的间接的描写和全面烘托中，看见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决的精神的；同时看见作者着力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的封建黑暗势力的深刻和浓厚，并且沉痛地指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的落后的甚至麻木的状态。

在作品中，作者自己原来如何布局，我们现在不好随便去猜测，但我们读后会这样感觉到：夏瑜这个青年民主革命者及其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出现在当时的封建势力笼罩着的黑暗社会里，简直像一个火把投到铁桶般的黑暗屋子里去一样；这确实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或者像作者在《〈呐喊〉自序》中说的那样，是对于铁屋子里面昏睡的人们的一声清醒的叫喊；但这个火把在当时还不能马上使周围燃烧起社会革命的火来，因为它马上要被周围的黑暗势力所扑灭，而且首先那真正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就对它还没有怎样的感觉，它还不能在人民群众的身上马上燃起革命的火来；不过，这个火把的光，却总在黑暗里闪耀着，而且把周围的黑暗，以及人民群众还没有觉醒的状况和对于革命者的无感觉的冷淡的态度，都照得更为明澈了。——我想，简单地说，这是我们读了以后可以感觉得到的这篇作品的意境和思想。

这篇作品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当然是作者没有直接加以描写的夏瑜。作者没有直接描写夏瑜，但我们读时，又总觉得，好像全篇都在描写这个革命者。这是因为作者是在描写当时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正是夏瑜所要从事革命的现实环境；这个社会对他很冷淡，人们都不支持他；但也是在这个社会中，他显得特别的光明。作品主要的是写夏瑜就义的那天早晨的事情，写他的就义给予社会的一些反应，这些反应正是现实黑暗势力的表

现；描写了这些反应就恰恰烘托出了一个革命者了，所以无论写到了作品中的其他的哪一个人，也都写到了夏瑜了。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人物，作者虽不曾用过一笔直接的、正面的描写，但给我们的印象——一个不妥协的民主革命战士的崇高的姿态的印象，却最深刻和全面。我们感到，在作品中，作者实在是不能再高地歌颂了夏瑜的。

作品中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华老栓。他是当时小城市中的一个贫民。他和当时乡村中的农民群众（贫农和一般中农），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社会地位、觉醒程度和主要特点，和当时一般劳苦的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区别。他劳苦、善良、落后、保守、迷信；他自然只能看到眼前的切身的利益；对于生活只能照老规矩，对于压迫只能逆来顺受；他对于当时的还完全没有深入群众中去的革命运动和革命党人的斗争，自然完全无所知，因而没有感觉，表现麻木的状态。这样，对于他，就义的革命者的夏瑜，好像是隔一个世界的人一样，也完全是当然的。然而因此，当时笼罩在社会上的封建黑暗势力，就不仅从满清的反动统治上反映出来，也不仅从康大叔（刽子手）、红眼睛阿义（牢头）、夏三爷（告密者）等人物的身上反映出来，而且也不能不从华老栓的落后和麻木的状态上反映出来。我们读的时候，总要感到，当时的封建势力固然那么残酷，那么深恶痛绝地去杀害革命者的夏瑜，而对于华老栓这类人的压迫其实是更加残酷的，终于压得他成为麻木了。用不到一点解释，正是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才是华老栓的落后和麻木的根源。我们觉得，在作品中，作者揭露封建势力是很用力的，描写华老栓的落后和麻木是怀着同情的沉痛的心情而又不愿有所掩饰的。在这里，我觉得，作者与其说是要

以社会黑暗势力和人民落后状态的着力描写来使革命者显得特别光明，倒不如说是要以革命的光明照出当时周围的黑暗和人民的落后状态，提醒人们去深刻地、彻底地正视现实。我们看见，作者在这种描写中，显然是从过去的事情中提出了教训和问题，让以后的革命运动更深入，更从根本上去和封建势力斗争。

其实，这篇作品的主要精神，也就在这里。总之，它描写和歌颂了辛亥革命时代的一个革命者，揭露了那时代的深厚的封建黑暗势力，指出了人民的落后状态；这对于作者写这篇作品时的时代——即正在开始着的五四时代的革命运动，和以后的革命运动，是一种鼓舞，又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作者写这篇作品，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即当年五月四日的划时代爱国运动的前一个月。这时候，空前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正在高涨起来。但当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在社会上，封建势力也还是根深蒂固的；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是从此时以后才开始有逐步的提高了。鲁迅在当时发表这篇作品，和他的一切作品一样，正是对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个猛烈的进攻。这里且不说别的产品，单说这一篇《药》；《药》的发表，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运动，就有极深刻的现实斗争的意义。第一，它所描写的辛亥革命以前的社会，其实也就是当时的社会；他的清醒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和解剖，可以帮助人们去更深入地认识现实的社会。第二，他这篇作品，一方面歌颂了辛亥革命时代的一个革命者，一方面其实也是对于辛亥革命时代革命革命党人的一种批评和清算，同时提出了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像夏瑜这样

的一个真的革命者，却并不为人民群众所理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人民群众还很落后，但也说明了辛亥革命时代的革命党人脱离群众和轻视群众的事实。革命党人自己就还不知道，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最根本的革命力量；那时的革命党人未能认识到革命是群众的事情，于是就不曾用力去启发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这样，对于革命者，这实在是一个最严重的教训。鲁迅自己是在辛亥革命时代参加过革命运动的人，他根据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观察，把当时情况真实地描写出来，对于五四当时和以后都有教训的作用。第三，整个作品，对于人们的革命斗争，是一种有力的鼓舞。

这是说这篇作品的社会效用。

最后，这篇作品，以被杀害的夏瑜的坟上，发现了一个花环为结尾。这分明有这样的意思：在黑暗中发现的光明，是不会被熄灭的。革命的火仍然在人们中蔓延着，将逐渐地更扩大地燃烧着。我们觉得，这个结尾的描写是和全篇的精神完全一致的。其实，这篇描写了社会黑暗的作品，仍能给人以乐观的希望和鼓舞的力量，也并不只是依靠在结尾上的这一个花环；因为在前面，夏瑜的不屈服的精神和他所具有的光明力量，已经以一道光划破了社会的黑暗了，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但当然，这个结尾的描写，使全篇的精神表现得更有力量。

自然这个花环，在当时事实上是不可能有的。因为献花环这类新式的事情，在当时还未流行；但这个革命者牺牲后，事实上他还有同志存在；这花环就是用来反映生存的革命者悼念牺牲者以及革命将继续进行的事实的，有如秋瑾牺牲后的情形。

但作者自己为什么又在《〈呐喊〉自序》中说，“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的呢？我想，这所说的平空，除了

花环在当时事实上不可能有以外，主要的是指这个花环的出现，在作品的前几节中并无线索可寻的意思，因为前面所写的事和人中，无论直接和间接，都并没有对于夏瑜的一点同情的表示。但我们已经说过，从当时的时代说，也从整个作品的精神说，这个花环是并不平空的。

(1954年4月《文艺学习》创刊号)

说 《药》

川 島

1918年4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

……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过了整整一年之后，正当五四运动的前夜，鲁迅写了一篇小说，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五号。故事很简单，就是《狂人日记》中那一句话，城里杀了犯人，有一个生痲病的人吃了蘸着他的血的馒头，而这个“犯人”却是一个革命青年。这篇小说就是《药》。

可以想见，鲁迅至少在一年以前就有了《药》的题材了，只是经过一个时间的酝酿——题材的处理与故事的结构都经过严

肃、认真的思考，审慎、妥贴的安排，到形象塑造和人物性格胸有成竹之后，这才写出来。这说明鲁迅创作态度的严肃。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药》的创作过程必然也是这样的。

二

同是一个题材，可以用来表现几种深度不同的主题思想；同一个主题，也可以由多样的题材来表现。作品主题思想的提高在于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发掘。

就《药》的故事中吃人血馒头这一点来说，是可以作为破除巫医不分的封建迷信的主题的；更由于小说中前两段对华老栓夫妇关心小栓的一些细节描绘，以及夏四奶奶在夏瑜坟前的一些表现，确也生动地体现了所谓“亲子之爱”。可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个“犯人”并非一般的犯人，而是一个因他伯父告密，惨遭杀害的革命青年。为什么作者要特意选取这样一个人物，并且费不少笔墨来刻划，最后还要在他的坟顶上来一个花环？这就值得我们深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故事的这样一个特点。

倘若作者仅仅是为了表现破除封建迷信和批判“爱之适足以害之”的亲子之爱的主题，何必单把革命烈士的血让康大叔拿去卖给小栓吃，一般犯人的血也尽够了，而且这样，夏瑜生前死后的刻划也成为多余的，因为离了题。

在我看来，故事的这个特点和夏瑜的刻划是应当看作小说组成的有机部分的。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的存在和价值之不

容低估，是由于作品主题的绝对需要，不是可有可无的。鲁迅不是曾经教导我们：“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吗？我想他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决不肯违背自己定下的原则的。

三

《药》的故事的这一个特点究竟能否作为小说主要矛盾的根据，应该从作者怎样对待这个特点来评断，也就是作者是否把革命作为小说的中心，而让其它的情节都围绕着它。

我们必须从这篇小说的故事本身找答案。

这篇小说共分四段。只有第二段中用了约七百字来写小栓吃人血馒头。这一段是全篇中最短的一段。其余三段，第一段开始时，虽然叙述了贫困的茶馆老板华老栓夫妇因中了方技之士以人的骨肉胆血为药的迷信毒害，掏出仅有的几块钱，从刽子手那里买得了一个人血馒头，要来给害痨病的儿子吃，并且描绘了华老栓的精神状态，来说明他的中毒之深与爱子之切，但是也描述了华老栓在刑场附近见到的情况，着重地刻划了那些“高兴”的看客：“很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第三段是小说中最生动也最集中的一段，出卖人血的刽子手康大叔洋洋得意地来到茶馆，很受人敬重。从他的口中说出“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是一个“不要命”的“小家伙”，“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因为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而遭牢头辱打，可是“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他是

“夏四奶奶的儿子”，因他伯父告密而遭杀害的；他伯父因告密得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是一个“乖角儿”。坐茶馆的，从“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到“一个花白胡子的”，都称这个被杀害者为“小家伙”，“小东西”，“真不成东西”的“这种东西”，“贱骨头”，“发了疯了”，“说疯话”，“疯了”，而且“很现出气愤模样”；听说他曾遭受牢头的辱打，竟幸灾乐祸地赞赏说：“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第四段是写华大妈和夏四奶奶在第二年清明，先后给各自的被封建社会害死（一明一暗）的儿子去上坟，发现在夏瑜坟顶上有一个花环。华大妈“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夏四奶奶则向夏瑜祷告，要他通过站在树上的一只乌鸦来显灵，但没有结果。

从故事发展看来，这篇小说以夏瑜的革命为中心，逐步深入，其它情节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四

在旧中国，茶馆是一般群众谈论是非的场所。小说选定了华家茶馆的一个特定场景，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一般群众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使我们透视到当时的历史现实：一般群众对革命是不理解的，因而显出对革命的漠视。他们或者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严重的思想毒害，或者为封建统治集团凶残邪恶的血腥镇压所震慑，甚至麻木。小说里出现的茶馆内外的一些人物（出场的和没出场的），除了夏瑜和他的同志之外，除了康大叔之类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之外，都是这样的没有觉醒过来的一般群众。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悲剧，一个革命者的牺牲竟没有得到群众的同情，人们竟对他的革命的言行发出冷酷的嘲讽，并对他受到的凌辱表示幸灾乐祸。他生前被伯父告密出卖，被害时有那么多人“高兴”地伸长了脖子去看，死后连血也被刽子手拿去卖钱，而能吃到这种血的还被人看做“好运气”。不仅这样，他的母亲去上坟，看见有生人看她，竟“现出些羞愧的颜色”，“硬着头皮”才走到他的坟前。矛盾是这样显著和尖锐，但这是辛亥革命前夕社会情况真实的反映。这是控诉，也是战斗。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阴暗的历史现实，闻到腐朽的封建势力所散发出来的恶臭，体会到古人所说的“令人发指”。

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愚昧的；怎样使他们迅速地觉醒过来；此后在我们的革命工作中，是否应该面向着他们，在他们身上播下种子，大力地发动并领导他们；这些，就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提出来的问题和答案。作者说过，想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这篇小说通过吃人血馒头的故事，在深刻批判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没有在广大的人民身上扎根，仅一部分人进行孤立战斗的同时，还有它更积极的意义：引起革命工作者的注意——不可再蹈覆辙了。

这篇小说主题的巨大积极意义，还在于故事收梢时革命烈士坟顶上的那一个花环。作者在《〈呐喊〉自序》中说：“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说明他的创作是为政治、为革命服务的，同时更显示出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心。

我们的革命，就是这样百折不挠地在血泊中，在嘲讽和辱

骂中，在敌人的压迫和残害中壮大起来的。可见这篇小说虽是写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现实，它的启发教育意义却是十分深广的。作者“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只是不说明来由的，并非缺乏现实根据的。

五

夏瑜被害是贯穿全篇的一条线索，这在小说一开始，线头就引出来了。可是因为作者对夏瑜只作了侧面的描绘，没有让他正面出场，而对人血馒头等情节却作了正面的描绘，就有人以为作者在这里做手脚，有意轩輊其间，暗示了主从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对作品主题认识的差异，以至模糊。这是一个误解。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是正面的还是侧面的，或者既正面的又侧面的，还有这个人物的出场或者不出场以及出场次数的多少等等，并不能影响他在作品中所占有的地位。只要不违背事实的逻辑，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能为作品主题服务，人物形象怎样塑造，作者完全有权利根据需要来决定。我们倒可以从这一切中看出作者的艺术才能、风格和思想认识，却无法据以做作品中人物主从关系的标准。这在有成就的古今的作品中都有例证可寻的。例如《水浒传》中写景阳冈上老虎的怎样凶猛，是从侧面来写武松的英勇；《红楼梦》中贾家的骄奢淫逸，吃一回螃蟹化二十几两银子，够庄稼人家过一年等等，是从刘姥姥的口中、眼中、行动中集中地反映出来的；《子夜》中的帝国主义者，《日出》中唱夯歌的工人以及金八爷，就都没出场，我们却不能否定他们在作品中的重要关系。再如《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从第三十六回中“元直

走马荐诸葛”起（实际在第三十五回中水镜先生已经提起），第三十七回整整一回，直到第三十八回中诸葛亮正面出场前的一小部分，都是从侧面来写这个在小说中最活跃的人物的。写司马徽，写徐庶，写隆中的农夫、童子，山、水、地，猿、鹤、松篁，写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以及他的兄弟诸葛均和岳父黄承彦，甚至写刘备等人，都是在从侧面刻划这个没出场的诸葛亮。通过这些，作者多方面地、生动而鲜明地表现了他所要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这么说，象这样的对主要人物作侧面的描写，正是我们文艺的优良传统之一，不是偶然现象。

在《药》里，作者不只是对夏瑜作侧面描写，对封建统治者黑暗残暴的揭露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象末段里的“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迭迭，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便是从侧面来暴露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血腥镇压和黑暗腐败的。这种侧面暴露的艺术效果往往比正面叙说的大得多。描写人血馒头，先写“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接着写买主老栓踌躇着不敢去接，“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后来又写“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都是为这个蘸满人血的馒头服务的，虽然没正面地说馒头怎样“饱和”或者“渗透”了人血，但因一开端用了一个“撮”字，就形象地从侧面告诉我们，这一个馒头是蘸满了血的，既不好“捏”，也不便于拿了。诸如此类的手法，作者在另外的作品中也是常用的。

这一切，正是作者高度艺术技巧的表现。